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真夢

第十一回 完丹訣飛舉跨神龍 披畫冊沉淪憫雌鳳

話說探春、湘雲同至稻香村來尋李紈，二人各有要說的話。探春為的是賈蘭的親事。

此時，一班朝貴，見賈蘭少年新貴，又是如此門第，那些愛女待字的，都搶著要想結親。其中有兩家最闊的：一家是王相國的孫女。那王相國久居樞府，從前做司道的時候，卻是由榮國公一手提拔出來的。又做過工部堂官，與賈政也甚相得，知賈蘭未娶，忙托人來賈府提親。賈政不便推卻，只說蘭兒是個孤孫，這件事要聽憑他母親決定的。那一家是虞尚書，有三個女兒。大姑娘早已嫁了，還有兩個庶出的姑娘，都很有才貌，聽賈府選擇一個。賈政與他並無深交，也只含糊答覆。

那天，王夫人和探春說起，叫他和李紈仔細商量。當下見著李紈，便將兩家親事都說了。又道：「太太因為二哥哥的親事自己沒敢出主意，全聽老太太的，想不到弄成如此結果；這回叫你仔細斟酌，背地裡還要問問蘭兒，看他是什麼意思？」

李紈道：「蘭兒的意思不知怎麼樣，我心裡可不想做什麼闊親。若娶了一個闊姑娘，什麼事都不會做，我倒要服侍他去。那不是娶媳婦，倒是娶婆婆啦！」探春道：「這兩家據我看還是王家，他家裡雖闊，家風還好。那虞家就難說了，兩個小的沒聽說起，他那個大姑娘也嫁了一個進士，外間都說他是胭脂虎。

我知道的不能不說給你，你再打聽罷。」李紈道：「這也不是幾句話的事，我問了蘭兒，再回太太去。」

湘雲道：「這該我說啦，我是找社主來的。大嫂子只顧做老太太，把詩社的事都擱下了。咱們社裡舊規矩，每月舉行兩次，擬定日期，風雨無阻。後來就漸漸鬆懈了，那回顰兒主持的『桃花社』，就沒有開成。如今重新興起，也只賞了一回杏花。接著就是太太和璉二爺的生日，又是蘭哥兒中了，蕙哥兒洗三，大家都忙著，沒人提倡。剛才我們走過荷葉渚，見那荷葉都大了，眼看就要開荷花，想託你一個小小東道，大家賞荷做詩。你向來不請人的，如今做了老太太，這不該請請客麼？」

李紈道：「這點小事，我還供給得起。請你們二位做提調，該多少錢，我拿出來就是了。」探春道：「我還替你想了：咱們不必勞動大廚房，一則那邊開銷大，二則家裡許多人，請這個不請那個也不好。等荷花開了，只叫柳瘦子預備一桌可吃的，再開一壇酒，單約作詩的幾個人。就是琴妹妹來京，搭上寶姐姐，也不過七八個人。又省錢，又有趣，你說好不好？」李紈道：「省錢是小事，人太多了，倒減了清興，這個主意很好。咱們訂那一天呢？」湘雲道：「若等荷花開了，總還得半个月，說不定要二十多天，不太晚麼？」探春道：「借著賞荷是個題目，日子到那時候再定罷。」又閒談了一會，探春、湘雲還要去寶釵，便同去了，按下不表。

且說寶玉、湘蓮在大荒山修道，自上次丹爐坍塌，深自悔艾，重下一番治心的工夫。俟心功堅定，然後將渺渺真人所授內丹真訣，從頭煉起。真是刻苦潛修，言笑不苟，轉瞬間又滿了百日。此時，茫茫大士雲遊去了，渺渺真人因要指導他們，不曾同去。

一日，寶玉和湘蓮出山採藥，見日影偏西，連忙往山洞走回。一路都是奇鬆怪石，也無心玩賞。走到半路，那前山上掛的夕陽漸漸收沒，暝煙四起，已近黃昏。剛越過一層山峰，忽見一巨蛇從高鬆蜿蜒而下，垂首至地，望不見尾；遍身赤色，似有鱗甲閃動；那兩隻眼睛炯炯有光，直向自己身上射來。回身欲避，又沒有岔路可走。湘蓮急了，便要拔出他的鴛鴦劍。

寶玉連忙攔住，說道：「我們修道的人，不可動一點機心。我看此蛇未必是害人的，就是毒蛇，也未必害到你我。我們各憑道力坦然行去，看他如何？」二人行至樹前，那蛇卻掉頭去遠，並不相犯。又走了半里，經過一片鬆林，望著林裡黑沉沉的，似有無數怪物。湘蓮笑道：「這裡不要再出什麼故事！」一言未了，腥風突起，一隻文身白額的巨虎，從鬆林下直攆出來，相距只有一丈多遠。二人又嚇了一跳！湘蓮縮身欲退，寶玉笑道：「怕什麼的，我倒要看看這老虎是怎麼長相？」拉著湘蓮直向鬆林中走去。那虎見了人，倒低頭垂尾，向身旁一擦過去，走得甚快，轉瞬間已看不見了。寶玉笑對湘蓮道：「我的定力如何？」湘蓮笑道：「這也算不得什麼，俗語說的『見怪不怪，其怪自敗』。就是這個道理。」寶玉道：「說起來也容易，頭一件要看得真，第二件要割的出去。只把這身子看得不是我的，還有什麼可怕的呢？」二人慢慢行來，已回至青埂峰石洞，進了石室，參見師父。

渺渺真人正端坐木榻上翻閱道書，對寶玉、湘蓮微笑道：

「你二人受驚了！」寶玉天分聰明，便悟到是師父借此幻相點醒自己，忙即跪拜，謝師父指引。湘蓮也隨同拜謝。渺渺真人大笑道：「呵呵！眇兮冥兮，何蛇之靈兮；恍兮忽兮，何虎之突兮。蛇虎匪紛，臨之以天，君湛然以定，何懼何競？」寶玉、湘蓮聽了，字字領悟。渺渺真人又對湘蓮道：「以雲入道，汝在彼先；以雲定慧，彼在汝前。惟慧不惑，惟定乃堅，何有於萬有？惟曰太玄。」又瞅著寶玉道：「爾慧爾定，能外爾軀，入火不熱，入水不濡。」寶玉即時大悟，同湘蓮回至自己住室。湘蓮道：「寶兄弟，今兒虧你提著，不然又要受師父責罰了！」寶玉笑道：「我有什麼定慧，不過比你悟性強點。咱們內丹已成，元神不散，這軀殼早晚是不要的，何妨就送給毒蛇猛獸？他們果然把我吃了，就算替我幫了忙啦！你這點沒有看透，剛才嚇得那個樣兒，豈不可笑！」湘蓮想了一想，也不禁自笑。

過了幾天，採藥齊了，便重新安設爐鼎。將彩來各藥，或作元黃，或作鉛汞，仔細勻配一番，封泥煉火，位置如法。又去告明師父，即日堅坐守丹。渺渺真人取了一丸丹藥，授與湘寶二人，說道：「此丹塗在眼上，百鬼走避，可為爾等守爐之助。」二人領了下來。

自那日起，即在爐前坐定，晝夜堅守。這回卻與前次不同，內魔既除，外魔自遠。三日後，便現出五色火苗，十四日後已煉成一半青色。漸漸的坎離調合，爐火真純。渺渺真人看過幾次，深為欣慰。到了三十日外，那丹鼎上便有一片紅雲護著，又見青禽丹鳳來往飛翔。

渺渺真人知真丹已成，到了圓滿之日，便來幫著他們啟爐取丹。煉成的共有九種：第一種就是丹華，餘者還有神符丹、神丹、還丹、餌丹、煉丹、柔丹、伏丹、寒丹。任服一種，即可成仙。若九丹全服，昇天入地、遊戲人間，一切皆可任意。

其中更有無窮妙用，後來那些尋夢香、換顏丹，也是由此而化。

從此，寶玉、湘蓮便脫離凡骨，證為真仙了。渺渺真人知他們大道已成，遊行無礙，也時常挈帶寶玉、湘蓮至十洲三島遊覽。

那天，正在瀛洲島上散步，見海山一碧，晴日流金，頓覺神怡心曠。忽然半空裡掉下一條白龍，橫臥道上，不知有多少尋丈。真人騎在龍背，招手相喚。寶玉、湘蓮也趕忙騎上。一霎間，那白龍鱗爪飛動，騰空而起，耳邊但聽得一片風聲，已直升在煙霄之上，宛然就像騰雲架霧似的。低頭下看，惟見大地荒荒，那青埂峰只似青煙一點。初時，龍身甚穩，上到半空，飛騰更快，有時昂頭搖尾，騎在背上，不免轉側顛簸，眼看就要摔下。寶玉持定心神，不畏不怖，卻也並無危險。湘蓮道力稍次，暗自驚心。幸虧經過寶玉指點，也還支持得住。

中間過了幾重高城，見一座仙山青翠奪目，山上許多奇樹，五光十色：有的似明珠，有的似璇玉，有的似青瑤水碧，也不知是花是葉。渺渺真人逐一指給他們看，說道：「此是增城，此是崑崙。」又過一處，有三重圍水，那水都是黃金顏色，中間有宮殿閭闔。真人指道：「此是疏圃。」再上去便是涼風山，山上玉樹皓如冰雪，覺得天風冷冷，其寒透骨。又上去許多丈，便是懸圃，也有許多宮殿式的房子。渺渺真人稍戒寶玉、湘蓮道：「此地去天已近，你們切要警惕，一涉塵念，龍背上便坐不穩，即時墮落了！」寶玉、湘蓮目眩心驚，連忙答應。一時，上至天衢，白龍歇住。真人引他們下了龍背，步入天府。只見紫宮絳闕，氣象清嚴，進了好幾重門，才至正殿。

殿中所列金牀、玉幾，陸離耀目，都非人間所有，卻不見有人看守。寶玉問道：「既到此間，我們須否上去謁見玉帝？」真人道：「上謁有時，且待來日。」又引他二人從殿右闕門穿過去，便是天苑。遙見銀波晃漾，琪樹參差，天池畔尚有許多翠蕈丹棟。

真人道：「此處須有玉旨，方可賜游，我們且回去罷！」

一路走回。那白龍還候在那裡，重又騎上，條忽下降，龍背上震蕩更甚，湘蓮幾乎喊出聲來。幸虧工夫不大，已到青埂峰鬆林之外。三人下了地，那龍便不見了。真人笑對寶玉道：

「此游何如？」寶玉笑道：「弟子昔在塵世，也曾發過幻想：要將此身散成了灰，化成了煙，一陣大風吹得無形無跡。剛才在龍背上看得眼前世界，都如灰飛煙化的一般，真不知此身為何物了？」真人微笑點頭，各回石室靜坐。

看官，你道寶玉、湘蓮修到如此地步，便能將從前的柔情癡意一劍斬斷了麼？自從盤古開闢以來，便是有情的宇宙，所以諸天上，別有一個情天。那釋氏宗旨歸於虛無寂滅。到了拈花微笑的時候，尚不能脫去情禪！何況道家工夫本是從性情上做起的，從來那有無情的能成仙呢？

那天夜裡，寶玉見月色清皎，便約湘蓮同至洞外鬆林間玩月。散步了一回，在那塊臥石上坐憩。寶玉道：「這裡夜景真好，比那回來看斜陽還要幽靜。」湘蓮道：「日子真快，一晷兒又是兩個年頭。我自從得道之後，回想從前的事都如隔世。

就連那回遇著白猿，也彷彿隔了多少年似的。」寶玉道：「從前圈在洞裡，恨不能出來，走走瞧瞧都是好的；如今跟師父遍遊三山五嶽，一直上到天堂，看眼前的一丘一壑，又覺著平常得很！可見得境隨心變，並沒有一定的。世間的人營營擾擾，爭那些雞蟲得失，只由所見不廣罷了！」

湘蓮道：「寶兄弟，你如今看得這們透澈，那『情』字一關，想必早打破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做到太上忘情，已經不易。怎能絕情呢？其實，這個『情』字，本非兒女之私。即如我得道以來，那些風月私情，早被龍背上的天風吹得乾乾淨淨。

有一天見著瀟湘妃子，把我那番冤屈，當面說個明白；只要他不恨我，就算心願完了。從此，就是化了灰，化了煙，也一無牽掛，難道還有別的想法麼？」湘蓮道：「我的見解本來不如你，也只想把對不住人的心事，能夠表白一番。這一點還相差不遠。」寶玉道：「你我果然抱定此情，見與不見，容不容我們表白，也都是一樣的。世間同牀各夢的多著呢，那裡說得上這個『情』字。還不如始終不見，留著這點未了之情，倒是個天長地久的。」

說話間，一陣風起，吹得鬆枝動搖不定。寶玉笑道：「柳二哥快抽劍，那個白猿又來了！」湘蓮笑道：「你還當我是從前的柳老二麼？」寶玉道：「白猿是說著玩的，你看這月光如此可愛，何妨就此舞回劍呢？」於是二人各抽佩劍，在月下分舞了一回，又合舞了一回。那劍光迎著月光，初時似兩條白虹來回迎距，彼此還看得見人；舞到酣時，似飄風閃電一般，化做千百條白蛇，全不見一些人影。刷的一聲，兩劍同時收住。

湘寶二人同回石室去了。

這裡，寶玉、湘蓮說著太虛幻境，那幻境中人，也正說著他們呢！

那日，黛玉在絳珠宮悶坐無聊。偏偏迎春、鴛鴦諸人都沒有來，金釧兒又到「秋悲司」尋人說話去了，只晴雯在身邊，見他懨懨愁愁，便說道：「二姑娘到這裡來過多少趟，姑娘還沒瞧他去呢！今兒沒事，我跟姑娘去一趟罷。在家裡老悶著，也不是事！」黛玉道：「我怪懶的，你要去只管去罷！」晴雯道：「我去了，姑娘更悶得慌，不要悶出病來，還是出去走走的好。」又道：「二姑娘管著許多冊子呢！姑娘去，也好仔細瞧瞧那上頭都說的是什麼，只當看閒書解悶兒。」這句話才把黛玉說動。抵抵頭，換件衣服，就扶著晴雯緩步出來。

沿路看那朱樓飛閣，綠樹清溪，都有瀟灑出塵之致，黛玉覺得心目一爽。笑對晴雯道：「這地方真不錯。我來的時候，沒有心事看他，就是跟眾仙女出來逛逛，也只顧說話兒，總沒得細看。今兒才領略到了。」晴雯笑道：「我勸姑娘出來玩玩，姑娘還懶得動呢！這們好的地方，老圈在家裡，不是自找愁悶麼？」

說著，已走到二層門內，那兩邊配殿，都有匾額。黛玉正在逐一去看，見前面一個人，也向那邊走著，似乎是鴛鴦。晴雯叫一聲：「鴛鴦姐姐。」鴛鴦回過頭，見是他們二人，笑道：

「林姑娘也出來了，這真是難得的事。你們上那裡去啊？」黛玉道：「我們想去找二姐姐，鴛鴦姐姐若沒事，咱們一塊兒去罷！」鴛鴦也正要去尋迎春，便和黛玉等同走。一時，走到「薄命司」。黛玉看那匾額，就是這三個字，兩邊柱上尚有對聯，是：春恨秋悲皆自惹，花容月貌為誰妍。

心中想道：這對子宛然兩句好詩，不知是否警幻手筆？進入門內，見正殿五間，朱局深掩，畫棟鉤連。左右各有配殿，從殿旁有門過去，另是一個偏院。院內花木幽靜，正屋三間，便是迎春住處。

司棋先瞧見，忙回迎春道：「林姑娘、鴛鴦姐姐他們都來了。」迎春正欲迎出，黛玉等已進房內。那房子雖不甚大，卻收拾得非常潔淨。粉壁上掛著李易安寫的詩屏，吳彩鸞的五言小對，案上瓶花硯石，佈置楚楚。迎春道：「林妹妹，你近來身子倒很好，可以出來玩玩。」黛玉道：「在家裡也是悶著，出來又懶。」指著晴雯道：「還是他攬掇我來的呢！」鴛鴦道：「是要出來散散的好。我也因為心裡不大痛快，才想著出來的。」迎春道：「鴛鴦姐姐，你有什麼不痛快？」鴛鴦道：「其實，也不關我的事。前兒，警幻仙姑叫我去接連二奶奶，我正想回去瞧瞧。剛要走，仙姑又打發人來說不用去啦。連二奶奶因為另有索命的案子，已經提歸地府去了。」

你想，這們個要強的人，弄到那們糟，我們要救也救不了他，怎麼不難過呢？」黛玉道：「這個話小蓉大奶奶早已說過，要想勸他自己懺解，也沒有說到；就說到，他也不聽的。可有什麼法子呢？」晴雯道：「鴛鴦姐姐真是好心眼兒，見老虎死也要哭兩聲。他若怕受罪，就不該做那傷天害理的事呀！」黛玉道：「人家已經受著罪，也怪可憐的！還叨騰那些做什麼？好歹是咱們一把子的人，救得了救不了另一件事，還有個瞪眼乾瞧著的麼？」

少時，司棋沏了新茶送上來。黛玉喝著，問迎春道：「他也住在這兒麼？」迎春道：「說起司棋來也很可憐的！他為那姓潘的拚著一死，始終也沒得見著。見了我，好像遇著親人，再也不肯回去。我只好和警幻說了，留他在這裡，到底是用慣了的，比別人貼心。」

黛玉想起冊子來，又說道：「二姐姐，你不是管著冊子麼！我想看看那上頭說鳳姐姐的事，怎麼說的？」迎春道：「咱們到正殿上去瞧瞧，那裡冊子多著呢！」便叫司棋去吩咐侍女，將正殿的門開了，自己引著黛玉同去，鴛鴦、晴雯也跟著過去。

只見殿上擺著許多櫥，櫥上各有封條，迎春檢出金陵十二釵正冊，翻給黛玉看。頭一頁畫的是兩棵枯樹，掛著一團玉帶，樹下是一堆雪，雪中露出一股金釵。幅旁題著四句詩，黛玉念來是「可歎停機德，誰憐詠絮才！玉帶林中掛，金簪雪裡埋。」

「仔細推詳了一會，心想：這上頭分明隱著我和寶姐姐的名字，怎麼我們倆倒在一幅上呢？直翻到末頁，細玩其意，都是各指一人，心中更覺狐疑。想道：他分明嫁了寶玉，我和寶玉塵緣已斷，豈有同歸一人之理。難道後來尚有因果？因又想起警幻所贈「風月真鏡」，從正面照去，我們三個人分明同在一起，跟這冊子正合得上。可是那題句為什麼又有「可歎」「誰憐」的話？彷彿是替我們惋惜，更不可解！正在展轉凝思。

迎春見他發楞，笑道：「這些冊子若仔細捉摸，一天也看不完。先瞧個大概罷！」黛玉要想放下，又捨不得。把正冊重翻了一遍：見那第二幅畫的香櫞，似指元妃；第六幅畫惡狼撲一美女，似指迎春。這都是已驗的了。第四幅畫的雲水，題的末句是「湘江水逝楚雲飛」，彷彿指湘雲說的。第五幅畫著泥中美玉，題句是「欲潔何曾潔，雲空未必空」，自然是指妙玉。其餘都猜不出。

後面還有一幅，畫著冰山上一隻雌鳳，心想必是鳳姐，看那題句「一從二令三人木，哭向金陵事更哀」，似說他結果不好。卻不知「二令三人木」是如何解法，便指給鴛鴦看道：「你看這不是說的鳳丫頭麼？那末句說得那們可慘，大概就指他眼前受的罪過，什麼事不是前定的！」鴛鴦道：「他若不做損德的事，那裡就會受罪！那也是鬼使神差迫著他做的麼？我就不信前定的話，若

什麼事都是印板的，人也不用做好人了！」黛玉道：「定數呢，原是有的。可是，天能勝人，人也能勝天，這話說起來可就長了！咱們且看冊子罷。」鴛鴦道：「林姑娘，這冊子裡不知那一幅是說我的？姑娘檢出來，說給我聽聽。」迎春道：「只怕在副冊上呢。」當下將正冊收起，另翻副冊。黛玉見內中有一幅，畫的是一灣止水，水中一隻孤鴛。又看那題句是「戀主自孤飛，無心傍繡幃；瑤池追侍日，誰信是青衣。」就遞給鴛鴦看，又把那題句細細講解。又道：「照這上頭看來，你還要尋著老太太呢！鴛鴦聽了，暗自歡喜。底下一幅畫著桂花下一個池沼，中有枯蓮敗藕，看那題句的意思似指香菱，也猜不甚透。

晴雯再三央及黛玉，要看說他的那一幅，翻遍副冊，都不是的。迎春道：「還有又副冊呢，許在那上頭！」翻開又副冊一看，首幅畫著水墨烏雲，就像是晴雯。再看那題句，果然不錯，便逐句講給他聽。晴雯聽到「風流靈巧招人怨」，又是什麼「多情公子長牽念」，眼圈兒早已紅了。又問道：「後來怎麼樣呢？」黛玉道：「咱們到了這兒也算小小的結果，還有什麼後來呢？你這不是傻心眼麼！」說得迎春、鴛鴦都笑了。黛玉又翻下去，有一幅畫著鮮花破席，分明是花襲人。那題字卻是「堪羨優伶有福，誰知公子無緣」。心中陡添無限驚疑，想道：這不是明說著襲人改配了戲子麼！若是寶玉好好的活著，舅母那麼看重襲人，斷不會攆出去改配人的，必是寶玉有了變故了！又想起寶玉從前說的我死了，他去做和尚，或許他真應了這句話。可是，他對襲人也這們說的，那裡做得准呢？就是他要出家，舅舅、舅母也斷乎不容他去的。仗著賈府的勢力，不管京裡京外，什麼名藍古剎，都能夠把他捉回去還俗，那和尚也是做不成的。再說，寶玉就做了和尚，那人還活著，襲人就有臉改嫁去麼？一定是寶玉死了！越想越像，頓覺滿懷淒楚！又想迎春、鴛鴦都說寶玉近來死死活活，翻翻覆覆的好多次，他死了也是意中的事。他並沒有什麼過不去的，何至於英年夭折，不是為我死的麼？想到此，粉淚盈盈，強忍也忍不住！

迎春不知他又因何事傷心，忙說道：「林妹妹也看了半天，別累著。咱們到那邊歇息去罷。」鴛鴦也幫著勸慰。此時，晴雯也在那裡偷看冊子，只因素不識字，一大半都不懂得，不免納悶。聽見迎春的話，猛一回頭，才看見黛玉淚痕滿面。就接著說道：「這裡太敞，怪涼的。姑娘別盡看著那個了。要不，咱們回去罷！」黛玉自覺人前垂淚未免無謂，便辭了迎春，扶著晴雯，一路回去。

走過一帶朱戶瓊樓，遇著好幾個仙女，都是霞袂蹁躚，花容窈窕。一個個拉著黛玉問寒道暖，叨絮不休。還有一個鵝蛋臉、穿荷葉蓉裳的，和黛玉分外親熱，一口一聲妹子，說了大半天的話，還要邀黛玉到他那裡坐坐。黛玉心緒紛亂，只得勉強周旋。每人都敷衍了幾句話，然後分手。好不容易到了絳珠宮內室，黛玉道：「這可回來了！」晴雯道：「姑娘今兒可累著了。」黛玉道：「去的時候還好，回來可走不動了！這兩隻腿就有千斤重，一腳挪不了半步。路上還遇著那們一起，說了許多廢話。他們那知道我的苦處呢？」說著，便歪在湘妃榻上。

晴雯問道：「姑娘看那些冊子，都懂得麼？」黛玉道：「反正是猜謎兒似的，那裡能都懂得呢？」晴雯笑道：「我看那一枝鮮花，一領破席，一定是襲人那個破貨。那上頭寫些什麼？」黛玉道：「我不大懂得，猜那個意思，好像襲人要配給唱戲的。那會有這種事呢？」晴雯道：「那也說不定。太太那脾氣：高興了，多給他二兩銀子；不高興了，罵一頓攆了出去，什麼人不好配呢？」黛玉聽了，半晌無言。

晴雯又道：「姑娘為什麼看了冊子，引起傷心來？我倒替姑娘喜歡呢！」黛玉冷冷的說道：「有什麼可喜歡的？」晴雯道：「那正冊上頭一頁畫的玉帶金釵，不是隱著姑娘和寶姑娘的名字麼？別人都是一人一幅，單是姑娘和他分不開，必有一種道理在裡頭。我是個嘴直的，姑娘不要怪我，也許將來還要大團圓呢！」黛玉道：「不管你說的對不對，你不認識字，就能隨意瞎猜，這點小聰明也真虧你！若認得那上頭的字，比我還許懂得多呢！」

晴雯道：「據我看，姑娘的分兒比寶姑娘還要高呢！那玉帶掛在樹上，金釵丟在地下，不明擺著在那裡麼！」黛玉道：你這個可是胡說了，一樣的人有什麼高下呢？」晴雯道：「若沒有高下，為什麼姑娘在正冊上，我們又在副冊上？也許寶姑娘將來的結果和姑娘一樣，分位上可稍差點。」黛玉道：「他是他，我是我，有什麼比較的？別混說了！」當下就取了一本琴譜，走至青瑣窗下細看，一面用指頭畫著。晴雯從架子上取了一個青瑤聯珠瓶，拿出去注了水，插了一枝瓊花，捧著進來，安放在白玉幾上。

忽聽外面腳步之聲，金釧兒匆忙進來，說道：「我剛才在二層門裡，瞧見一個道士，送一個女的到『薄命司』去，二姑娘正忙著招呼他們呢！姑娘猜看看，那是誰？」黛玉笑道：

「這丫頭真瘋了，我那裡會認得什麼道士呢？」欲知那道士究是何人？且聽下回分解。